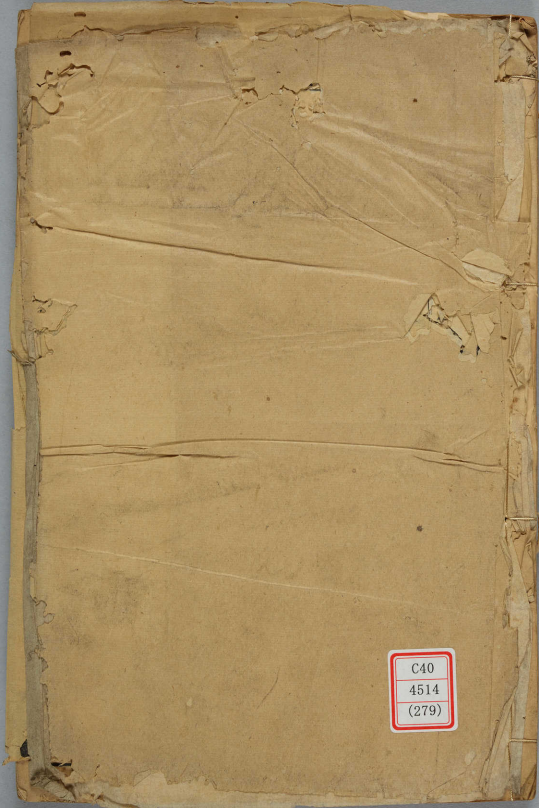




C40  
4514  
(279)



C 40-45-14

了翁主座請大嚴及有  
家書置武州紫雲山  
我微榮塔院庫中永  
為學者不取許出院內  
當山二收錄十機謹誌



B 64853

三肇和尚年譜

吳虎丘山雲岳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癸酉

臨濟大師唐懿宗咸通八年丁亥示滅距明萬曆  
元年癸酉歷七百又七年矣和尚降生東震旦國  
古揚州無錫蘇氏蘇氏宋著族和尚曾大父隱居  
蘭泥鄉譜闕不能考父老皆稱為白雲尖蘇氏和  
尚父諱蘭母周和尚之生月紀十日紀七時紀已  
庚午和尚誕日下座錄法語畢笑謂弘儲曰我生  
在霜寒木落之時年運在癸月亦在癸寒水堅凝



我能合時宜乎弘儲對曰不與世心和合寂音爲今日道

二年甲戌

和尚二歲江南俗尚搢周和尚四顧不取一物唯笑而已

三年乙亥

和尚三歲

四年丙子

和尚四歲

五年丁丑

和尚五歲方剝粟食聞父先生爲門下士講孟子至浩朕之氣授粟而起神思慨朕父先生憾朕曰恐蘇氏不能有此子父先生自號鏡湖居士

六年戊寅

和尚六歲

七年己卯

和尚七歲積雨水暴至河魚大上村墟蕩蕩成江河是年和尚始出就學論語章句家人求和尚館中不見俄見和尚乘一大龜龜緣文星斗章衝洪濤而來因迎之艇子鄉曲神之弘儲住虎丘臘夜

與南潛語及先世告潛子曰我見世間祭廟有樂  
章我欲起傳汰祖堂祀歷世祖至汝祖祀汝祖我  
欲草創禪祖樂府九章其第一章曰乘龜來汝素  
長樂府以我言爲當乎

狀云五  
歲誤

八年庚辰

和尚八歲

九年辛巳

和尚九歲日茹菜不忍傷物命爲食有蘇氏先輩  
見之曰孺子欲爲蓮池耶學其放生和尚因此語  
徧索雲棲放生藥文讀之流涕曰不異我意

十年壬午

和尚十歲

十一年癸未

和尚十一歲就醫五木德慶院德慶院僧雲居和  
尚從舅氏名醫也和尚嬰瘵疾往來德慶院其初  
至德慶院也方禮佛投地心如洞開宿疾忽瘳後  
和尚語叡侍者曰我其時如子得母如久客還故  
鄉不覺悲喜交集

十二年甲申

和尚十二歲是秋和尚作出家好歌有秋懊惱秋



懊惱青山待我回頭早之句鏡湖先生見之裂其紙和尚慟哭

十三年乙酉

和尚十三歲家居慰其父母讀書深思

十四年丙戌

和尚十四歲家居

十五年丁亥

和尚十五歲冬十月和尚辭父母出家德慶院鏡湖先生泣而從其志曰汝儒者子不能乞食道途也授之田名其田曰湯藥之田又曰灑掃弟子職

也汝羸弱慮不能荷擔爲置一行童師彌堅卽欲爲和尚下髮和尚曰茲大事我不欲同俗草草乞三年學出家泐受名泐藏

十六年戊子

和尚十六歲

十七年己丑

和尚十七歲

十八年庚寅

和尚十八歲鏡湖先生曉出突遇和尚于門先生曰歸乎和尚曰歸矣歸行冠禮入告其母卽日爲



和尚冠冠而拜祖先拜父母畢曰我三日後脫白  
矣德慶院失和尚三日矣一院疑駭午鷄鳴和尚  
突如來高冠峨峨見其師投地稽首曰今乞剗草  
矣所以歸而冠者童真入道吾教所重朕往往有  
未成人徑爲大僧者凌節而登終未盡善時國學  
薛公敷教聞而奇之爲鬻僧牒

十九年辛卯

和尚十九歲春禮部牒下得度按曾說云我十九  
歲剃髮德慶塵勞滿眼未知此事中心耿耿若有  
所失

二十年壬辰

和尚二十歲

二十一年癸巳

和尚二十一歲薛太僕敷政寓德慶院謂院衆曰  
此天騏驥勿累鹽車時和尚有咏蟬詩曰素志本  
非千露澤清標那肯混泥沙

二十二年甲午

和尚二十二歲和尚旣高自負目前無當意寄適  
吟嘯和杜拾遺秋興和李青蓮登高丘而望遠海  
有海濤秋紫三山青鼎湖怒拍飛龍背之句

二十三年乙未

和尚二十三歲徧發笥中書讀之千古經訓各有  
參同而猶研慮于易推高發隱窮贖析微粘河圖  
洛書于壁嘗語人曰十河九洛象教總持須從無  
文字道理處求之直指錢公一本自任易學與梁  
谿顧端文高忠憲諸先生倡道東南品衡海內見  
和尚後貽書曰見公如見麟鳳後論孟參同學庸  
究授門人梵伊致已行世五經參同授門人憚日  
初

二十四年丙申

和尚二十四歲修耳根圓通

二十五年丁酉

和尚二十五歲錢薛二公一日搖艇子到門偶舉  
楞嚴圓覺諸經論問和尚和尚曰楞嚴云諸可還  
者自朕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瞿曇如將名品  
荔枝和皮核太盡送在人口裏多不解吞又云但  
能轉物卽同如來臨濟德山又豈能過之圓覺云  
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而今諸  
家浩浩說禪爭能許便捷顧二公笑曰恐當日寂  
音詮註二經猶不及我三段義隨問二公楞嚴中



說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論語中說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試說二宗差別錢顧薛  
曰議論變矣

二十六年戊戌

和尚二十六歲先是創虎谿後社于開利寺當時  
名彥爲作蓮社高賢後傳副之以圖傳遺亡存其  
圖圖後留三峰閣黎耳圓應未脫白見而爲弘儲  
言之

二十七年己亥

和尚二十七歲書法華經矢于佛曰願早遇至人

不大藥道當是時和尚名益高四方士大夫問道  
者履交錯晉陵梁谿道學淵藪和尚左提右挈儒  
釋馳驟時會通華梵著揀異上下二篇後住萬峰  
夏夜乘涼蔡雲怡侍坐和尚顧諸弟子曰焚書以  
前聖學乃分焚書以後聖學乃絕絕而復起漢而  
襍至宋而盡至我明而復合

二十八年庚子

和尚二十八歲夏四月夜夢觀音大士語和尚曰  
我心中有一物你爲我拈卻和尚夢中應曰某甲  
胸中一物倩甚麼人拈卻遂覺曉起悒鬱經行山

門前樹下憊狀曰宗乘中事我自問理會也理會得說也說得只是一事未在敵他生死不得遂決意腰包行脚

二十九年辛丑

和尚二十九歲走雲棲乞戒宏大師曰朝廷戒壇未開姑先受息慈戒和尚拜受命尋登雙徑晤寒灰老宿于喝石岳則紫柏老人上首也灰熟視曰此事無人做得公且持偈太持偈滿夏念非行脚初心乃造白雲會虛公移錫弁山造弁山虛閉苑關復造霞霧大山訪無欲老人又值遷化或言有

慧禪老硬禪客扣之亦復影響于是陟天目泛雲谿山巔水裔不見一人有禪者指見車谿無幻老人云是斷橋下爲同行所尼不果往旋返德慶簡囊中得雲棲新刻高峰語錄讀之如逢故物曰吾今得所歸仗矣

三十年壬寅

和尚三十歲閉關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晝夜不放參

三十一年癸卯

和尚三十一歲走荆谿見禹門傳和尚夜宿龍池



下院院名白龍壁掛傳和尚像傳和尚自讚和尚  
題數語于後徑返

三十二年甲辰

和尚三十二歲再上雲棲乞具足戒不果按與古  
德法師書云以辛丑禮大師得沙彌戒越三年求  
進具大師仍以戒壇未開辭求改名大師曰皇恩  
得度名不可改

三十三年乙巳

和尚三十三歲徧購古尊宿語錄讀之至前哲悟  
道機緣師資扣擊處涕泗交頤因于初祖前然臂

香誓曰倘得徹悟願不惜身命力弘祖道是年弘  
儲生

三十四年丙午

和尚三十四歲

三十五年丁未

和尚三十五歲新德慶大殿和尚走檣李謁岳大  
司馬元聲司馬嘆曰堂堂我輩中鉅人被釋門束  
之以袈裟信儒門澹薄耶慨朕一力爲和尚完疏  
和尚住蘇州北禪岳公來見累宿而後別見和尚  
勤苦恣命近古無儔嘆曰真人師我二十年前

〔撰述〕  
三十八年庚戌  
九  
不會失卻一隻眼也

三十六年戊申

和尚三十六歲登雙徑禮大慧杲禪師塔見明月堂舊址愴然泣曰我不及與彌光萬菴輩同懷香入此室哉

三十七年己酉

和尚三十七歲古心和尚開南山法門于金陵靈谷寺和尚始得圓具按爲蘊空律主升座云昔偕律主從靈谷受戒比時四方禪風絕響禪和子相見不敢提著本分二字又按曾說云靈谷受具回

受業鍵關把從前解會盡情推開以日及夜拚命究尋

三十八年庚戌

和尚三十八歲遊海虞寓東嶺寺一日至虞山北麓見烟一穗起深樹間和尚曰此有隱者撥草而進谿流遶門鏘鏘狀古院沉寂主僧曰師氣宇非常人三峰集東南靈秀師宜住此山和尚曰我亦樂之院久廢和尚携四五苦行如風穴當年按曾說云三十八住海虞之三峰虛檐罅壁草屋蘿墻床下水流堦前草沒麥麩豆滓掬水補衣或搬石



磊壻或操鋤種地徹夜蒲團上脊梁節節相拄單  
看一歸何處

三十九年辛亥

和尚三十九歲五乳弟子包福明十餘人破家爲  
三峯成叢席時有八安僧者不知何許人卯齋自  
律詣和尚曰師肉人此骨山無久留向後傍水成  
居三百異姓子隨學太在按會說云憶少年時言  
我到四十決悟道如捉得手相中相似今三十九矣  
愈參愈難轉究轉遠便欲捲卻衣鉢不受十方茶  
飯

四十年壬子

和尚四十歲二月朔與朗泉大德相期入百日不  
語死關才上蒲團忽眩暈嘔痰一斗遂放身熟睡  
如墜千尺井中求出相似手足都無攀攬至第五  
日已間方深睡窗外二僧夾籬拘折大竹聲若迅  
雷頓見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人法俱消一真不立  
盡大地覓纖毫過患了不可得無有譬喻能喻揭  
開從前文字但見紙墨義理了不關思端坐終夜  
如彈指頃無思惟中觸著趙州云我在青州做領  
布衫重七斤凡古柏樹子乾矢橛新婦騎驢阿家

牽八角磨盤空裏走至雲門扇子踣跳上三十三  
天種種三昧一時現前因勘破向來橫說豎說行  
棒行喝總未是向上全提在所以雲門道盡大地  
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  
如此須知更有向上全提時節倘臨濟不會見得  
黃檗佛沘無多子德山尚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何  
能棒下成等正覺喝下成等正覺行者嘗白見和  
尚顏色異嘗問如何是和尚得力一句荅曰下床  
踏匾蒲鞵口

四十一年癸丑

和尚四十一歲作證心歌高峰大徹底人本脫生  
死頌

四十二年甲寅

和尚四十二歲昔臨濟大師上堂曰大凡演唱宗  
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中須具三要有權有  
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這副眼目自釋  
迦始祖全心委第一祖迦葉尊者至玄祖越二千  
餘年如新興化大覺見而知之風穴汾州通變不  
倦豈僅聞而知之至覺範隔二百餘年艱難而得  
之悲夫和尚旣悟門廣大復深研玄要之旨從梅



蓓蕾閉關疽發于背不自覺推窓見黃梅墮地千  
門萬戶割狀天開偶抽架得覺範所著臨濟宗旨  
如對面親授于五百年前歎曰我以天目爲印心  
清涼爲印泐真師則臨濟也後名三峯之院曰清  
涼院

四十三年乙卯

和尚四十三歲禪者問臨濟大師有三句咨和尚  
如何是第一句曰洗鉢盂如何是第二句曰食堂  
裏是粥是飯如何是第三句曰一飽便休隨舉南  
院問風穴曰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

句臨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風  
穴隨聲便喝又問如何是第二句臨濟曰妙解豈  
容無著問渥和爭負截流機風穴曰未問已前錯  
又問如何是第三句臨濟曰但看棚頭美傀儡抽  
牽全藉裏頭人風穴曰明破卽不堪南院深許之  
後神鼎譚舉云若人問神鼎如何是第一句曰蒼  
天蒼天如何是第二句曰有什麼驢漢如何是第  
三句曰近前來向你道才近前便打若恁麼會得  
也不孤負祖師西來若是從頭一一問過幾時得  
休佛泐不是磨棱合縫底道理似這一脉說話須

是久在他門風始得直是嫌佛不做嫌汰不說方可如是子細珍重三峰道謹公可謂妙得其家風者且道臨濟當年一期說話實有與麼事否若道實有成得什臨濟若道實無面目現在此三玄三要之所以建立也宗師家若以實法與人喫土也難消若祇是個籠侗土也沒到你喫只爲學者見有差殊隨時設藥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大師當初明明向道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你道無位真人還了得也未如今菽麥不分底盡道會得

無位真人便了三峰道自救則得欲與人天祖佛爲師何異見彈思炙旣不能與祖佛人天爲師爭算得個了事人一句中具三玄則句無階梯一玄中具三要則玄絕品位以玄銷玄以要銷要三句一句一句三句皆是空名而非實有所以道識得無依佛亦無良久云還識臨濟大師麼卓拄杖三下喝一喝夏

返三峰按董宗伯其昌塔銘云厥初寺名破山隱同貧子

秋



四十四年丙辰

和尚四十四歲張孝廉九服來請益做工夫和尚  
曰居士大根人不于言下悟忒那復說起工夫二  
字山僧祇以見聞近沾著高峰習氣參話頭做工  
夫鈍置了十餘年九服稽首固請和尚乃令看首  
山竹篋子話兩日有省當是時儒林嚮往嚴天池  
王季和李長蘅諸公並雲棲弟子往來座下荅嚴  
邵武偈和錢太史佛性頌趙承德琦美扣易旨和  
尚示河洛究一篇後季和疾革延和尚手爲薙染  
也曰誓生生爲入室弟子

四十五年丁巳

和尚四十五歲示衆舉雲門大師曰禪非意想道  
絕功勲汝等諸人怎麼生參乃云日升之時明徧  
天下日沒之時暗徧天下虛空死活也不知過在  
阿誰隨打露柱一下云諾惺惺著又舉雲門齋次  
將胡餅一咬曰咬著帝釋鼻孔帝釋害痛乃笑云  
且道三身中那一身覺痛人中來底菩薩終隔一  
層天中來底菩薩試道看衆無對一齊打趁云得  
恁不識痛癢慙山大師自五乳至雙徑旋抵海虞  
和尚與錢太史迎至三峰爲門人梵伊致在可證

頂目徹淨心玉輩說心地戒大師讓曰我作羯磨  
公爲教授本師和尚仍是迦文後名三峰草亭曰  
毘尼亭徑山泐席久虛寒灰聞谷二老宿同諸士  
大夫迎和尚和尚辭二老各持書勸駕聞師書曰  
徑山泐席爲天下名刹東南祖庭至今猶有力參  
者今繼峰主事與合山雲水極欲重開泐席再振  
頽綱沉思諦審僉謂非師不能發此悲願荷此重  
任敢請曲循羣機垂慈慨許特爾斬新條令喚回  
上古風規庶泐堂前不致草深一丈耳寒師書見  
喝石集中作初祖贊示淵克滋泐語

四十六年戊午

和尚四十六歲春遊廬山踐五乳大師約也由牛  
首金焦還三峰四方來學益衆提唱無虛日不正  
席不升座和尚曰威音已後不許無師恐將來未  
得謂得者倚我蔑古泐我罪深矣寒灰老宿聞和  
尚道望率弟子一默頴夷輩來謁寒嗣紫柏度于  
五乳與袁中郎蘇雲坡吳本如董玄宰諸公同學  
二十九年辛丑晤于喝石岳請益者也至則迎居  
正寢寒年已六十七矣遜居弟子列復力參逾年  
和尚一日舉十智同真至杲徑山頌云鬼角龜毛



眼裏栽鍊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  
無明當下灰隨後道白玉無瑕卻有瑕寒言下豁  
朕會荊州袁小修邀往吳門書謝和尚云三十年  
來事今日自肯未幾歿于瑞光張九服書來云此  
老平日藏鋒末後肯用劒刃上事大是快人後請  
和尚作傳見寒自叙行實有末後得力三峰之句  
和尚抹去三峰二字爲圖一○相云我敢鈍置此  
老哉冬錢阜成持毘陵人士請住夫椒祥符帖來  
和尚以桑梓堅辭  
十七年己未

和尚四十七歲示衆舉盤山和尚云光非照境境  
亦非存光境俱亾復是何物乃云直得露柱立地  
放尿一日到供堂左右熟視曰這堂師僧總消他  
施主飯不得一齊念佛念恣作諸說會通工夫辨  
禪病偈作參禪偈自大信以至服勤住山凡四十  
首末總頌云歷過通身便放憨舊來方信是奇男  
一般碌碌塵沙界數樹藤花斗大菴題斷崖和尚  
畫像有云這回跳入死關要打高峰一百紫柏孫  
半偈禪師以邢梅陽居士書來請住廬山歸宗五  
乳大師亦尋有書來言虞山亦人間世耳道人深

藏莫如廬阜和尚戒行錢太史以書抵半公曰敝  
邑佛汰衰微賴漢師力振宗風衲子中始知有本  
分下事今聞邢公與師將遂邀往匡廬一二有血  
性男子空羣而行是不特撤三峰汰席并撤此方  
佛汰也且匡山有慙師及吾師在龍象雲集獨不  
慙遺此一老以慰虞山之靈乎復詣山堅留和尚  
作辭歸宗書太史書稱漢師者和尚汰字漢月又  
自號於密老人

四十八年庚申

泰昌元年

和尚四十八歲宋崇寧間寂音尊者作智證傳直  
究綱宗行祖令四百年少有洞明此書者萬曆丙  
辰和尚結夏三峰對衆日提一則旣而病或越四  
日五日一提甚或越月至庚申痛念汰門強爲卒  
業自言收覺範狼藉之夜光復胎明月首座聽石  
敏錄成帙曰於密禪師提智證傳

天啟元年辛酉

和尚四十九歲復五乳大師書次唐人嘗建第三  
峰詩作三峰三十咏示圓覺社汰語題釋迦出山  
相初祖渡江畫像讚



二年壬戌

和尚五十歲蘇州北禪寺住持量虛惠公同山主徐彭蠡居士將文太史震孟姚太史希孟周選部順昌諸公疏來請和尚許以九夏示王覺我泐語荅巖子山南泉斬猫頌作離心意識說示參徒冬和尚過梁溪至華藏寺慨狀曰我舊遊也留數日五木父老相率曰蘇家四郎今巍狀爲大禪佛到處說泐若不一到里中我屬之耻也則共迎和尚至舊德慶院里中父老及緇白數百人羅拜請會說和尚爲留數日而去其在德慶也說泐下座與

里父老坐父老曰禪語深不解求和尚明白幾句和尚笑曰歸笑作賓推上客不知何處是吾家還三峰和隱真子勸修偈三十首作宗旨頌像象說三年癸亥

和尚五十一歲示衆南嶽兒孫一個鼻孔時有升降左右出氣設有不準病也六祖問什麼物恁麼來南嶽曰說似一物卽不中豈不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來底正如子午交加渾狀一氣玉洞雙開江西曰卽心卽佛又曰非心非佛或左或右一龍一蛇至獨坐大雄峰底直是奇特驀狀曰靈光獨

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嘗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  
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還知他鼻孔今日痛麼  
道個大機大用總是渠父子作孽會則江河無礙  
人之心不會佛祖有謾人之意雖狀此事不是說  
底你看舌頭不著地底黃檗好好問他佛恁的的  
大意便籠籠槌槌打了六十仔細看來大似教猱  
升木致令厮兒于臨濟小院裏終日喝風喝雨謂  
是建立黃檗宗旨大覺三聖使盡偷心盡情推到  
興化身上紫羅帳裏撒珍珠跛脚阿師依舊說得  
行不得諸人試各各自看鼻頭裏還有氣息也無

良久云你等擬向三峰兩管裏討那曳拄杖便行  
一日室中與問石乘澹予垣淵克滋云嘗見學徒  
呈解吐得一句子出連忙追他是何意旨真正有  
個悟入處他自狀擊首知尾不說死語古人道且  
喜師兄會得活人句也活人句不是會得三玄三  
要旨趣道不得三玄三要卽一句底旨趣參學人  
先要識得言句差別當時水潦謂百千沩門無量  
妙義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公識得根源了又要  
識得百千沩門無量妙義無量妙義百千沩門世  
出世間大約有三種說話有聲聞一種說話有佛



菩薩一種說話有凡夫一種說話如何是佛曰麻  
三斤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東山水上行狗子還  
有佛性也無曰無以至廓然無聖新婦騎驢阿家  
牽雲在青天水在瓶體露金風心識不到處句身  
有差別用處無兩般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  
生死臨濟說三句是在學人見地分上說雲門說  
三句在師家運用上說不見道句中無意在句  
中又道意不在言來機亦赴顧佇停機早成窠臼  
有什處所安排他今之人往往向句中作意沒溺  
殺人只爲不曾透過語滲漏語脉若有滲漏則情

四年甲子

有滲漏見有滲漏而今器量遠不及古人苟或糗  
糊放過過在阿誰是夏開戒非禪定弘戒恣儀又  
著梵網一線方屬蒙殿中佛頂湧出異光數道貫  
天衆賀和尚謂是得佛心之瑞和尚呵曰三百來  
衲子總無個有氣息底

和尚五十二歲海虞令宋公賢詣和尚問道拜請  
曰史事紛沓與一言自治和尚曰寡欲則簡累公  
顧僚佐曰頻伽音也夏舉古德諡訛公案拈頌示  
參徒座下如聽石斂梵伊致一嘿成問石乘在可

證頂目徹澹予垣淵克滋剖石壁碩機聖圓印海  
無壞汰擴南宏鏡融聞三十餘輩皆汰門龍象初  
毀院中禱祀立武安王護伽藍至是夢中乞和尚  
讚作關侯讚謁悟和尚于金粟廣慧寺請升座示  
臨濟宗旨來源悟和尚特上堂舉黃檗見百丈丈  
舉再參因緣黃檗不覺吐舌丈曰子以後莫承嗣  
馬祖太麼檗曰不朕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  
朕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  
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可傳授  
子甚有超師之見故臨濟三度問佛汰大意三度

被打濟後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祇  
貴單刀直入和尚出衆便喝悟和尚曰好一喝和  
尚又喝悟和尚曰汝試更喝一喝看和尚禮拜歸  
位悟和尚復矚顧和尚舉僧問古德朗月當空時  
如何德曰猶是塔下漢僧曰請師接上塔德曰月  
落後相見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和尚便出堂  
卽日請和尚居第一座制完辭行悟和尚手書從  
上承嗣源流并信拂付囑和尚過嘉禾衆迎至祥  
符寺留三日舟抵金閭湛持太史請作文信國祠  
堂記祠在德慶院還山蒼雲門和尚書荅趙叙州



隆美問宗鏡書示崇川居士姜劔河莊心維李仲

連湊語

弘儲居家時自號仲連居士法語未後云如金剛鉗擊破萬法那時來見老僧猶當

三十年  
給侍在

五年乙丑

和尚五十三歲春正月受吳郡鄧尉天壽聖恩寺  
請寺爲和尚十一世祖蔚和尚道場至有詩紀事  
云千岳正脉國初來聖祖恩碑石半苔列嶂擁身  
屏畫展具區臨檻硯池開鐘敲響雪三洲浪閣浸  
空香萬壑梅多世定曾湖上住梵雲邀我又重回  
寺有聖祖碑夏著五宗原冬十一月悟和尚壽六

十和尚先受毘陵寂光請九月率弟子預上金粟  
衆請小參和尚辭

六年丙寅

和尚五十四歲吳郡北禪請開堂專使請命悟和  
尚悟和尚手書報曰漢月藏公于甲子季秋來金  
粟山廣慧禪寺謁老僧相見室中卽請堂中領衆  
爲第一座中間徵詰並不存知解窠臼已見于鄙  
刻中至臘八解制書從上承嗣來源并拂一枝委  
付返海虞三峯舊歲仲冬值老僧六旬復領徒衆  
來無一言惟禮拜徑太今春奉姑蘇檀越請主城

中北禪特命行圓上人持書及新刻至老僧目之  
曾說數紙一一精明誠堪克紹至于書尾述昔年  
得力于古錄語下之尊宿及以老僧炷作一爐燒  
卻以免遺害將來老僧道祗恐不是玉是玉真大  
奇更復何云至期和尚曰前古尊宿開堂奉朝廷  
命令也今當事奉行駭聽矣辭不開堂狀提唱不  
廢室中握竹篋以驗方來衲子遠近咸曰三峯和  
尚今之汾州也荅德藩問道書荅崇明令熊開元  
問道書示通州王夢叟居士聽石敏擴南宏泐語  
荅姚太史王觀察泐空長老書荅傅山六雪首座

二十問天台華頂講僧大道六問各繫以頌冬開  
泐杭州安隱寺始爲悟和尚拈香

寺先請雲門湛和尚結制泐口

能致新北禪爲第一座我來北禪不允我不來武林護法合詞來請北禪一衆不悅和尚行和尚曰嘗以戒事請益諾之抵安隱則雲門先一日化去泐之士大夫緇白踊躍曰雲門有深意

七年丁卯

和尚五十五歲金粟悟和尚專使送僧伽黎至手  
書云老僧年邁不能領衆說法了也舊衣一頂惠  
與代勞耳制解和尚上金粟禮謝留二日回北禪  
結夏告香入室壹依百丈舊規立澹予垣爲參首  
麓屏貢總院事當時參衆爾敦艮祖印證四弘願



具德禮于磐鴻破關扶自復圓直方偉朝宗昱

後改

名忍江月源慧超權森如朗津超拔劒石慧時權璫

虐燄熾然吳郡賢士大夫都家居問道和尚垂涕

曰國事日非矣諸方大法不明宗旨溷淆法運亦

日下矣古人有言舍我其誰於是極力提唱忌者

益深叢林幾陷返鄧山有感時詩云秋風林石總

成悲烈燄滔天國勢危三百年來恩莫報空山雙

淚滴穹碑是年十月付梵伊致住三峯

崇禎元年戊辰

和尚五十六歲作草堂元日詩云白日雷霆國運

崇登庸盛事喜躬逢千秋莫訝天難補四海真看

日再中二祖列宗威德在山川草木感懷同石樓

一炷香拈罷萬壑案聲動曉風夏浙人士疏請安

隱寺開堂升座云新天子登極廓矣無爲舊安隱

重來頽朕尊貴夜犬吠花梢之月那識太平朝龍

噓石洞之雪豈知神用老僧祗解著衣喫飯何勞

舉拂拈槌回山高麗僧曇晦來參

二年己巳

和尚五十七歲海虞天寧春制解四月到萬峯熊

開元調吳江建說恣堂請和尚開堂後開元居諫

垣得罪遣戍武林序和尚語錄略曰集都人士營  
建說汰堂勸請老和尚不倦開演如是甚深之汰  
開元獨聞孰與夫一天下人共聞萬世天下人共  
聞耶和尚嘗上堂云日日東出日日西沉是  
聖是凡劈脊樓那管一棒一條痕空劫已前無自  
已眼目人天是什麼人上上上到最高高處望  
望見青山起白雲小參云六月二十一教我如何  
說良久云秋風枕上涼如拂便下座秋金粟悟和  
尚入山掃祖塔和尚率門弟子頂目徹等請上堂  
祖孫父子先後唱酬時趙中丞士諤周居士祇誦

躍座下曰旗鼓相當風雲各變三百年來所未見  
也周留山中參旬日有省冬梁溪錦樹院開爐至  
前三日付囑一嘿成問石乘在可證頂目徹翌日  
士大夫舉北禪寺迦葉尊者瞬目龍山出四雄玉  
兔爲付汰瑞應請上堂云四雄玉兔出龍峯泥塑  
頭陀亦眼紅拂子四枝分付忒好花何地不春風  
是時弘儲始出家越二十五年熊開元授弘儲剃  
度納戒于靈岳汰名正志字檠菴又五年得法又  
三年住三峯

三年庚午



和尚五十八歲春正月立胤禪萃

易字三關

總院事耳

圓應曇舸航主院規筵頂目徹住三峯歸繇鹿城

次婁江留王璽卿時敏東園三日從時敏請也卻

漢陽蕭方伯并諸士紳請住大別興國書荅西空

道人問道書荅王觀察志堅問道書荅嚴司寇一

鵬問道書荅金太史聲問道書荅蔡學使懋德問

道書并十七問各繫之偈示許光祿鼎臣偈及令

子之漸法語和吳儀部鍾巒四偈吳夢門人李應

昇飄飄舉身雲中而感于死生今昔者也

李公死當禍

荅陸戩夫穀三玄偈

穀長洲人後遇敗舟跌坐水中死和尚痛惜

荅章

美臨濟綱宗書作離心意識辨作悟秋集序

四年辛未

和尚五十九歲春正月送悟和尚住鄧山回立具

德禮爲參首夏山中結制江南北浙東西黑白英

靈附座下者百餘人周居實憚仲升巫友湘蔣西

聲王雙白莊心維保順齋白棘生保式宏徐如竹

徐漢水馬楚侗金貞度顧彥英王靜宇汪子瑜咸

在耆舊蘊空鑑公量虛惠公衲子則空谷了閑炎

雪克宗初第中興戒初淨啟慧朗四維仁啟辨菴

笠筠臨渠萬木安行古疑涵之鏡空內外省悟者

一十七人中元作蔚和尚告文復磬山修和尚書  
冬赴揚州天寧朗契鏡請道毘陵太守洪周祿迎  
入官衙升座張副院璋董方伯承詔金孝廉印榮  
暉聞人日初等請天寧寺升座孫宗伯慎行來謁  
問道畢從容請曰早從錢薛二公知慕和尚願和  
尚提唱之餘不忘聖學抵揚州士庶擁道十一月  
浙人士復疏請開法安隱靈鑑法主到上堂云客  
從臨平來貽我一編雪字字古人心讀之寒凜冽  
喝一喝云當年第一座早已爲君徹丙寅冬制法主曾領衆安  
隱晚參弘儲出作禮和尚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儲曰今朝早是鵬月初三又問古人道青州布衫  
重七斤與你是同是別儲曰一滴水一滴凍又問  
如何是奇特事適殿上開靜儲曰鍾聲敲破七條  
上堂秀初居士才出和尚問昔大滙道有句無句  
如藤倚樹你作麼生會士以手橫一橫云劃破虛  
空一條血路曰忽狀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士  
云拄杖依狀亘古今曰滙山呵呵大笑歸方丈響  
士云重疊關山路和尚連打三棒曰也不屈著你  
良久復曰大滙空裏釘椿安隱鬼頭截角雖狀總  
是尋常事千古輸他手段高和尚三應安隱張秀



招遊  
三峰寺  
初馮儼公翁季祥江道闇兄弟朝夕座下秀初法  
名濟義後剃染納戒于靈隱繼嗣顯寧出世臯亭  
遷雲居今住揚州慶雲寺十二月還山荅姚太史  
思孝書薛進士宋書

五年壬申

和尚六十歲鄧尉湖山窮邃和尚雅尚高古屏絕  
外緣時枝葉盡退相從皆貞實之士能寒苦都似  
遠錄公在葉縣時有度歲偈云百僧饑看老僧關  
湖自青青柳自灣厨火宿留無粲栗梅花愁絕滿  
空山弘儲兄弟輩散廣陵嘉禾諸郡募置參禪田

菴歲得沿湖葑田三百餘畝于寺之西和尚率衆  
入田構茆鑿池刈榛疏澮名之曰大義庄弘儲住  
靈岳日作靈岳募田疏曰盛時各寺皆有欽賜田  
畝隆萬以來禪宗式微兩宮欽崇特摯朕慕鮮華  
者潛入敗羣所至叢林外克內瘠相沿百年先師  
三峰和尚憂之嘗作募田疏特命山僧走江淮正  
告海內今玄墓僧田是也和尚從弘儲請自題頂  
相云說法不用舌齋僧不見米怪爾老禿胡赤貧  
眞到底空著眼梅花裏那知我是你冬十月和尚  
誕日四來弟子慶賀悉不受別貯爲造殿爲修閣

是年邛州孝廉劉道貞參請歷二百餘日機契臨  
行書法語拄杖授之揚州梁孝廉有書候和尚和  
尚因事上堂僧出問如何是萬峰境曰庭果色驕  
秋半雨田禾香落夜深風問如何是萬峰人曰從  
人笑罵任我縱橫問人在境中境在人中曰開田  
說義家嘗話磊石爲龕自在窩僧問向上還有事  
也無曰一聲孤雁秋風遠無數亂峰寒日斜

六年癸酉

和尚六十一歲春立擴南宏總院事卻海陵天寧  
之請荅洪太守周祿梅邊十二問詩寄文官詹鹽

官郭孝廉凝之請題教外別傳及五宗語錄序夏  
遣候天童悟和尚書荅成都吹萬長老書蔡雲怡  
備兵杭轄集同學聞子將嚴印持嚴忍公輩請于  
湖南淨慈寺開堂拈香云一縷蒼烟祝聖明九州  
四海盡昇平南屏老漢閑無事白棒掀天破死生  
才就座居士劉道貞出云兩峰雲起蒼烟迴一道  
湖光玉鑑懸領取眼前玄要句塔輪尖上吐香烟  
和尚便喝貞拈香云這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本  
師堂頭和尚伏願遲師子之全威現大人之作略  
和尚合掌云曩謨無量壽佛貞云法界普薰無罅



縫爍破毘盧老面門和尚又喝明晨上宗鏡堂亭  
永明智覺禪師是日上堂舉永明云孤猿叫落中  
岳月埜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會面白雲深  
處坐禪僧會問如何是永明旨明云更添香著僧  
云謝師指示明云且喜沒交涉僧禮拜明云聽取  
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  
波浪起又問學人久在永明爲什麼不會永明家  
風明云不會處會取僧云不會處如何會明云牛  
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和尚曰老僧則不狀乃云  
案影落殘崖際月煤花爆盡佛前燈禪衣破薄不

禁冷多少依依暗裏僧設有問如何是南屏旨向  
道晝夜一百八若言謝師指示向道串斷了也待  
他禮拜起亦示一偈欲識南屏旨山頭雲乍起一  
縷入錢塘微茫作海水若問學人久在南屏爲什  
麼不會南屏家風向道宗鏡堂前霜葉乾更言如  
何會取向道鐘過千佛閣塔下萬工池隨顧左右  
云永明大師恁麼道南屏老人恁麼道且道是同  
是別有判斷得出者麼道道時緇素省發者自豁  
堂岳燮雲璣前後二十五人上雲棲埽宏大師塔  
衆請升座和尚特示禪淨大旨梁飲光端使請添

語荅新安汪明府萃默書汪年八十二矣宗門宿學壬申秋在萬峰山寮力參兩日夜有省庚午禾郡人士請和尚住長水真如寺吳門人不從至是朱大理大啟李太僕日華諸公力懇和尚解淨慈制住真如到寺禮斷際禪師像偈曰昔時曾受三通棒此日重逢龐行人天下至今承大樹兒孫欲把舊冤伸寺奉斷際爲開山祖李太僕呈解和尚不肯午後來室中呈偈云三十年來事未平真如喝下氣崢嶸宗師與我真方便安國安家不在兵和尚笑曰笑殺紫柏太僕曾見紫柏來制中日提

寂音尊者智證傳助顯第一義上堂語別見有同李九嶷遊南湖一絕云筆床茶竈葢筠蓬落盡丹砂遶岸楓憑誰雙画雲山衲共載江南烟雨中題天童和尚像讚裴相讚示憚聞人日初法語示朱大理曹侍御譚工部虞給諫項別駕諸公偈

七年甲戌

和尚六十二歲正月初五真如解制舟抵吳門大雪留頂目徹瑞光丈室三日士大夫舊依座下者咸集歎曰臨濟大師沒七百餘年正法眼大光明于江浙淮海豈易得哉豈易得哉抵鄧尉西來羅



漢請上堂云十萬里來不說一字依稀像達磨彷彿同真諦芭蕉柄上書梵字蝌蚪蟲文不相似拈起○相問伊叉手睜睛直視老僧點頭道從前不是這回恰是問大衆是不是良久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語便下座圓戒上堂云靜主達賢住此山有年破屋半間蓬塵積尺行鍋無蓋黃盃不全或七日忍饑或逢緣一飯口如木突衣若鶉懸曾圓具于先靈谷和尚茲復請說菩薩戒法謹白問如何是釋迦如來口放戒光曰風爲掃地使月作點燈娥問如何是孝名爲戒曰竈裏

生青草鍋中叫碧蛙問如何是亦名制止曰忍餓長盤脚開齋過別峰問如何是向上一句曰速道具德禮問戒光頂聚輝千古覲面相呈事若何曰與我過盃囊來具云衣文結角交加處明眼緇流失卻真曰二十五條拖著地具云滌盡無餘存潔白戒珠燦爛黑光寒和尚便打具云末後令行尊貴旨棒頭有眼炤人明和尚又打四月結制典讓社諸子一時騰踏意氣勃勃隆起和尚一日三上堂曰萬峰不同諸方閉門入室此事如擊石火如爆龜文機變無心吉凶立見那容低頭定奪背地

思量肆意綱宗有提盡古人未到處諸方益驚謗  
議競起和尚作五宗哭詩上堂云觀風化物無一  
定之機因語識人有差別之智會得總非死句活  
人貴在通方韓獪逐塊非敢望于今日俊鵬摩霄  
唯貴乘此一時解制日和尚歎曰物盛而衰固其  
勢也身當後五百歲猶欲復上祖極盛時正令我  
過也夫于是具德禮住靜越州剡石壁五洲山潭  
吉忍潭東碩機聖江西都散處和尚戚狀念先人  
墳妥未安遷塋百花墩毘陵諸久參弟子張二無  
瑋吳霞舟鍾巒惲道生本初顧伯平澹生惲仲詒

穀初許我調鼎元巫友湘大章蔣西聲秋惲仲升  
日初王雙白廷璧顧孚尹元交朱師黃冠采許儀  
吉之漸迎至白沙圩放生三日維揚梁飲光于涖  
疾篤介同社姚徵君文台請升座廣福院梁如夢  
而寢卽愈歸萬峰濟文祝髮請上堂海岸居士黃  
端伯來參請上堂和高皇帝贈無念學禪師詩荅  
唐孝廉元宏書李侍御模書劉大叅錫玄書時劉  
自斷髮爲僧示王居士廷璧法語示金太史聲參  
禪偈寄剔眉方偈有老太何人不惜年之句方辛  
未見和尚廣陵天寧壬申春散席易服上萬峰參



撰述  
請六十餘日機契後住蕪湖吉祥有袁梅一葉行  
世玄墓一名袁墓也乙亥和尚示滅前一月方說  
偈坐化和尚歎息曰可憐生作這個公就長至日  
上堂下座曰弘儲來汝具舟楫具舟楫曰將詣郡  
城一院皆驚至郡視姚現聞學士疾過北禪晤量  
虛長老次徐彭蠡次嚴子山兄弟次管乾三次徐  
元歎次張異度次朱德陞遇舊交皆談笑竟日時  
蔡雲怡李灌溪徐勿齋沈太疑劉公旦李仲木姚  
文初瑞初文孫符朱彥兼請就準提菴曾說顧岳  
叟楊維斗各迎至其家對靈說汰十二月復天童

悟和尚書辛丑弘儲住金粟荅堯峰潛月函書云  
世出世間事總非人意識所能到當你師翁復天  
童老和尚書實實出不得已方七書出時不獨天  
下人不知老和尚之意卽家裏人亦不知老和尚  
之意只據荅磬山老和尚一書是擡你師翁是擡  
你師翁林埜和尚在嘉興孫園曾對我言之闢之  
一字實不出老和尚意你師翁因爲不知者有圖  
悟高安之誚立言未免過激是時書成瑞光和尚  
同蔡雲怡居士候問至侍寮細商之我瑞光謂兄  
能止其不發我俯首曰是我意也蔡雲怡曰是不

能老人一生剛大不愛身命唱明綱宗諸方橫說  
 豎說總不與之較計獨爲天童諍子者祇冀天日  
 一開雲銷霧散今若苦苦遏之不上我知老人不  
 能生矣且父子間無論是不是有話要說盡但使  
 後日不流布諸方于理原不害故瑞光與我竟不  
 敢驟言你師翁嘗謂我曰古人傳持道法所貴久  
 遠不在熱大汝輩綿遠傳忒我身背上事畢矣你  
 師翁之意豈有他哉所以我三十年來出一語動  
 一步悉體你師翁之心故事事退讓諸方恐不知  
 者妄謂你師翁好辨當湖馬培原每讀我書輒喜

曰三峰老和尚一片大孝大慈之心非和尚幾理  
 沒矣這說話我也不敢當但今之爲人後者爲師  
 長立言要當回心自看衆生現行無明易于流走  
 若勝心不除久久打入魔界不得好師好友教之  
 以正總不自知覺你師翁大恩我慮今生不能報  
 矣但願你後來立言一體你師翁之心師翁之心  
 佛祖之心也蔡雲怡以世間之宰官觀其一往事  
 你師翁我輩有愧心止據雲怡三年家居于你師  
 翁分上忘尊貴曲爲嘗住猶爲瑣末犯風雨寒暑  
 奔走道路以事你師翁你師翁示寂之先調湯藥



候聲息既寂之後慎法命視同門如一體甚加意  
于第二世古今有幾人哉皆你師翁有以感之也  
你平昔知我心你師翁這段心事今日不說起你  
輩爭得知

八年乙亥

和尚六十三歲春正月吳江士大夫迎開堂聖壽  
寺和尚慨狀曰臨濟大師至于今七百餘年我鞠  
躬盡瘁死欲倡明其道而終不能大遂我志今老  
且病安能僕僕對世人費口舌哉終不忍其請人  
口到寺告香明日舉弘儲及潭吉弘忍立僧輪贊

制完還山董宗伯其昌見和尚于證心堂自陳于  
臨濟無位真人語有省和尚別發痛露宗伯躍狀  
再拜出而語弘儲曰如出雲霧四月朔命侍司估  
倡衣鉢設十方會齋齏羹鼓爲最後辭衆上堂十  
二日書從上源流付囑澹予垣剖石壁于磐鴻慧  
刃銛潭吉忍具德禮及不肖弘儲七人各副以衣  
拂頌機聖遠在西江畱信衣法語命弘儲繼萬峰  
席成就諸入道之晚者弘儲拜辭請代後五日復  
議立繼席三闌萃力推瑞光弘徹和尚書招瑞光  
作別道中居士蔡雲怡熊魚山周居實劉墨仙巫

友湘蔣西聲憚仲升王雙白翁季祥馮儼公張秀  
初江道闇北禪長老瑞光竺番及問石弘藥書久  
依座下如四弘願耳圓應三關萃擴南宏曇舸航  
津超拔笠雲筠臨渠霞仁啟儒燮雲璣什菴獻古  
嶷玄逐鷗恰巨冶教水鑑朗剖玉璞三目淵舒光  
曦月航緇英偉悟各囑以最後法語又以偈囑中  
興範利根慶湧白明明夏時劬圓琚籜菴繩眉光  
正歷公舜輩當是時四方來候諸賢求一言爲終  
身寶者和尚雲行雨施不煩應接如憚仲升王雙  
白翁升宇王湛寰龔若滋延賞目見和尚步履如

嘗飲食如故皆大歡喜和尚猶無恙五月朔和尚  
就證心堂設死關自榜曰歇處又自題云佛法有  
人說天山好自埋天山和尚晚年自號也四方一  
切往來書問盡委弘儲六月十一日瑞光弘徹以  
郡人固畱入山辭明日啟關復申大司馬用懋胡  
度支如淳顧侍御宗孟李侍御模徐太史汧沈刺  
史幾書舉剖石壁繼席萬峯書囑蔡雲怡始終護  
汰七月初舊嘗州守洪周祿自楚黃耑使求法語  
和尚疾書二百二十餘字曰我自此斷世間應酬  
筆墨矣後葉慶繩觀風粵東尹西友宰甌閩文湛



持始相各馳書萬峰候和尚悉命代荅十四日示  
微疾十五日早鳴寢堂鐘集衆入室隨機提掇應  
發不倦皆和尚平生力荷綱宗之驗也自十五日  
至二十日五日之間應機外吟笑自若絕太世間  
言語廿一日凌晨大風拔木疾雷迅雨沔堂崖石  
崩適蔡雲怡致醫來方禮拜和尚吐舌示之醫曰  
舌破那和尚笑不應請診視和尚出左手曰不可  
道手破也時至戌侍者濟曦問如何是身後事和  
尚曰床頭老鼠偷殘藥壁上孤燈照舊衣曦擬問  
和尚曰放下慢子著熟睡至初更闍黎耳圓問汾

州頌三玄語曰直出古皇前如何是古皇和尚曰  
草衣木食少頃瑞光弘徹蔡雲怡居士至和尚曰  
衝風雨夜來我不安言畢復鼾睡衆環擁中夜起  
坐左右熟視以手撫膝泊肤而化十一月八日奉  
全身塔于證心堂後夜素光從塔起直上如虹亘  
天茂苑相公祭文云浩狀剛大佛祖咸在其陶鎔  
動若風雲凡聖疇知其變化倒日迴天七百載宗  
綱未墜茹荼集蓼六十年辛苦自知讀者以爲得  
和尚生平之槩也

三峰和尚年譜終

附與毘陵人華禪師書昔人謂雲門跛師奇偉傑  
茂其辨慧渦旋波險如河漢無極余嘗謂先和尚  
之全機大用真不可得而名狀每中夜禱佛前願  
我兄弟中有操董狐筆者載其生平成一歲譜豈  
不光耀前古啟迪後昆屈指廿七年來盡寶惜不  
輕出手今春宿安大已齋中聞見異嘗祇慮此案  
未圓對大已唏噓哭泣倘此番不死仍復因循如  
前則來生定不得生人道尚得濫廁泐門故中元  
後扶病七日而卒業狀以身殉泐其本願力不止  
呈一漏萬卽當時賢士大夫問道無虛日祇據其

事書其人而遺亡者實繁前輩如貴里沈湛源尚  
寶錢梅谷司農薛又損方伯鄭太初儀部父子梁  
溪何天玉太僕馬素修洗馬華鳳超選部秦圓海  
觀察顧白於孝廉令子子凝子方子克鄒木石太  
守叔介孝廉堵濂生孝廉海虞魏仲雪方伯叔子  
孝廉趙景之太史全之刺史嚴子張樞部吳郡申  
勗菴比部青門少司農汪孺石方伯文啟美中翰  
嚴開之孝廉令子仲日周子佩兄弟案陵沈宏所  
中丞及令侄君善孝振周季華太嘗令子安期安  
仁安石龐序皇方伯吳燕勒中丞吳茂申孝廉婁



東王閔仲父子孝廉黃子羽刺史東臯冒嵩少大  
參石季玉范汝馨諸居士崇川范太蒙勲卿張完  
樸大參顧元善都諫姜荆璆太守潘玉函太守陳  
弗如太嘗虎林翁周埜方伯馮知白節推乃弟季  
白侄去凡當湖馮茂遠孝廉武塘周君謨孝廉諸  
公皆樞衣問法諦信無疑至于望影知歸確誠弘  
護者又殆不可勝數座下依老師最久知老師最  
深老師易簀時嘗貽書左右諄諄相托有所記憶  
幸明以示我

復慶雲仁庵禪師吾宗來東方第一祖六人之中

有尼總持自後諸大老如昭穆有空室徑山有妙  
總妙道餘不暇悉舉先和尚出世八坐道場稱臨  
濟中興見鞭影而馳者四衆甚有其人去秋編集  
歲譜略而不見者山僧無長才有病心枯力瘁但  
約舉綱要而遺忘實多卽吾兄弟悟道機緣調將  
來輯國清祖燈錄各見諸章次故不敢屑屑於年  
譜中也如尊慈定光道人堂堂女中丈夫不惟見  
地穩實大有補于先和尚道法者此中豈一日忘  
哉歲譜初成之夜室中話及當年顧左右侍曰甚  
矣老和尚法運之盛也卽如今慶雲仁公母定光

道人恠名弘瑤者昔天啓丙寅叅先和尚于安隱其勇進于堂中數百衲子齊艱並苦有所見老和尚不輕可道人亦不自肯迨崇禎癸酉老和尚住淨慈仁公迎和尚至飛仙里宅中齋茶次老人舉茶甌問道人喚作茶甌則觸不喚作茶甌則背速道速道道人擬進老人以茶甌劈面擲其孫元坊纔五齡從旁喚云婆婆以後不可將茶與這老和尚喫道人纔舉掌打元坊忽有省後世緣垂盡危坐自叙平生叅請始末瞑目脫去聞子媳哭聲復開目舉竹篋徧擊云恩愛斷時生死斷汝輩侍我

久猶作這去就遂手握竹篋而逝道人乃武林黃學使貞父之女也左右復問如定光道人者幾人山僧復屈指云甚多祇據一時憶得者荆溪濟廣道人吳中翰宅吳郡胡度支之姊修雲棲教叅老人于萬峰時濟廣患目老人命日以大盥貯水几上坐而注目覺一念起以箸擊水一下至第五日猛擊一下豁然有省又湖州恭道人者吳江趙中丞蓋庵之女適閔氏精通教義往來土橋佛日歷十五年祇以大事未明同其姑隨父中丞來叅老人示以本色鉗錘二人于言下一時得大安樂齊



作禮恭曰古人謂泗洲見大聖遠客還故鄉非欺我也老人勘之亦爲助喜姑則忘其名氏矣余已丑住靈岳其兄欽仲結冬山中長君砥之來省侍坐次舉道人已巳秋在銅井山居一日朝氣澄爽聽中丞彈琴驚調砥之曰祖翁不能長撫子孫矣明年庚午秋中丞捐館舍豈尋常人哉外此僧中如西池盧靜遠聞朗重燈若而人其事跡皆炳狀在人耳目也歲寒接手墨惕狀打合山僧一日不敢忘之心惜乎已斷手于老人降生之日定光遺事及諸道人祇有室中追歎耳至老侄讀譜而有

補天浴日之喻增予愧悚金石鴻文發揚先德老人寂光未嘗不深望于慶雲也

與靈隱禮和尚書我老和尚乘塵刹至願下生閻浮當正法艱危之日天童老人爲之父我幾兄弟爲之子夫豈偶狀六十年中河漢之口雷霆之舌佛祖之心聖賢之行躋之唐宋自稱傑祖乃弘儲幼失業眼不獵經史長而四方錄錄不暇補學幸而獲侍老人于風雨寒窓朝申夕請譬如硯石堅頑小有空明之一隙以是之故平生自誓自信于古今著述之事不敢躬承祇爲我老人巍狀一生

道行不以此時草創編年後代子孫欲準歲月而無所憑依所以強扶枯骨觸暑成編援已寢之筆佛久栖之牘狀急于先德或疎于支裔出于胸臆或限于見聞知我罪我則聽之千秋教之誨之深望于骨肉弘儲以枯木朽株之語爲風伯爲雨師洒道揚塵前驅以待從此碑版大文麟炳炳使後世知天童有克家之冢嫡臨濟有振祖之真孫我兄弟有父也如此我子姪有祖也如此七百年應運之人豈弘儲所能贊一辭哉非兄誰告

堯峰潛月函讀年譜復書記闕里者曰凡域中之

山皆發於崑崙至爲都會山必西峙水必東流闕里之山北南東皆山環抱若人冠冕佩玉端拱正揖惟西向廓狀淺壠平阜而水內爲沂爲洙爲泗外爲漕爲洸又外爲汶爲濟大抵皆西流會於今之濟河蓋其勢逆夫黃河排積石入中國衝潰突厥非岱嶽諸山東障則青徐之境與碣石俱淪唯山水俱逆實啓中原元氣之運故岱於五嶽稱宗而庖犧八卦始斯文孔子六經終斯文實在茲土亦萬古人心之障也我三峯老人則禪宗之岱嶽也臨濟示滅七百余年難起之綱宗三峯老人不



惜肝腦塗地以力挽之其勢實逆而和尚所垂示  
年譜則真闕里之山水也讀年譜而得文章之訣  
曰提則挈本末之全也曰轉則變首尾之迹也所  
以善用其逆也曰縱則運其幽閒曰持則謹其樞  
紐所以善藏其奇也千秋萬古讀和尚之文見三  
峰老人之道于三峰老人之道會通從上之文此  
所以爲至人之文也

南嶽勒古自序

佛祖以治天下萬世之病而垂言句佛病祖病何以  
治之軒轅岐伯論經脈量藥石著素問靈樞壹本天  
道五運六氣鑒別時節因緣長桑君飲扁鵲以上池  
之水以此視疾盡見五臟癥結故不明乎時不知所  
以治不察乎隱不知所以治目宗門有頌古而後抑  
揚咏歎有拈古而後變化精微頌發于汾州拈發于  
韶陽雪竇以韶陽之孫又得汾州之意詞開句立嶽  
振雲垂歷世無以尚雲峯真淨昭覺徑山諸老旗鼓  
振揚有勳勞于宗統不小雖然古人知天下萬世病

之所在故能以藥藥天下萬世後之人情不知天下萬世之病與藥而尚論古人之手眼參伍古人之著作則病而已矣藥何有哉勒古之創蓋勒今以返之古也勒四十世以返之少林勒七十世以返之迦支也勒普天之下而返之正也弘儲南嶽讓和尚之三十四世宗孫也傳南嶽之源行南嶽之道履南嶽之位肅承祖意建言表微汰子堯封南潛相與戮力以告成于佛祖弘儲序其端



退翁和尚南嶽勒古

侍者警秀記

始祖釋迦牟尼佛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汰在門外勒曰宜慎辭哉堯封潛曰個語逆耳

圓覺曰一切障礙卽究竟覺勒曰三般人不會堯封潛曰無成辦之期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我者是汝我外道曰這個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勒曰取此爲是祖門佛汰堯封潛曰諸人



恣意早問

二祖阿難尊者一日入竹林聞比丘誦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尊者因爲正之曰不然佛云若人生百歲不解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于是比丘以聞其師其師曰阿難老昏矣吾語是也異日尊者復經竹林見比丘誦偈如前者詰之聞述其師言因念愚痴難化入三昧求尊聖爲之證于是地爲之動光明遽發俄有一聖宿大士示現而爲之說偈曰彼者念諷偈實非諸佛意今遇歡喜尊而可依了之彼師弟子疎敬尋得二

果勒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這裡禁冬不禁夏堯封潛曰都不希求一餐之直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隱于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于三昧中見毬多徒衆多懈慢乃往彼正之毬多見尊者頂禮次尊者以右手指卽有香乳自空而注問毬多曰汝識知乎毬多不測遂入三昧觀察亦不能測乃請曰是果何三昧耶尊者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汝皆未之知勒曰一如不作相侶堯封潛曰且與渠一升一合擔

四祖優波毬多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

以籌置于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  
勒曰怕爛却堯封潛曰待我抽解了來

五祖提多迦尊者說偈付汾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  
火炆三昧自焚其軀勒曰傳者以爲笑堯封潛曰莫  
便面赤

六祖彌遮迦尊者有一人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  
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中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  
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  
我卽不識識卽非我勒曰抽刀驀口斫堯封潛曰不  
爲人斟酌

七祖婆須密尊者汾付難提已卽入慈心三昧時梵  
王帝釋及諸天俱來作禮而說偈曰賢劫衆聖祖而  
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  
示衆曰我所得汾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  
已還入三昧勒曰瞎禿奴顛却他人入地獄堯封潛  
曰何不直下與伊打脫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因伏陀密多來作禮起而說偈  
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  
者祖答以偈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  
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



心非合亦非離勒曰此話大行堯封潛曰第一莫拱手作禪師

九祖伏陀密多尊者承八祖付囑卽起身虛空散衆寶花勒曰國有憲章三千條罪堯封潛曰當局者迷十祖脅尊者遇九祖落髮出家羯磨之際祥光囑座感舍利三七粒現前勒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堯封潛曰如春細雨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脅尊者從中印土來憇一樹下祖合掌前立者問汝從何來祖曰我心非往者曰汝何處住祖曰我心非止者曰汝不定耶祖曰諸佛

亦然者曰汝非諸佛祖曰諸佛亦非勒曰天寒日短夜夏長錦繡鴛鴦行人難見堯封潛曰從此蹉跎以碣碣

十二祖馬鳴尊者有外道索祖論義集國王大臣及四衆俱會論場祖曰汝義以何爲宗外道曰凡有言說皆能破祖乃指國王曰當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汝破之外道屈服勒曰甚麼經裡有恁麼語堯封潛曰長長出不得

祖作性海偈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勒曰但祇用得不可執本也堯封潛曰神從空

裏來却往空裏去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山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蟒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皈依蟒聽訖而去勒曰藝不辜人堯封潛曰弄得一出

十四祖龍樹尊者于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衆惟聞法音不見祖相勒曰大似一頭驢堯封潛曰不知聖人立言之難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及龍樹之門龍樹以滿鉢水置于座前祖卽以一針投之勒曰一衆總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堯封潛曰何不向膏肓穴上下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既度僧伽以右手擎鉢舉至梵天取彼香飯將飯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祖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卽命僧伽分座同食一衆訝之勒曰于方便中向上座道這裡合下得一轉語堯封潛曰諸方以爲口實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攀樹化後諸羅漢欲移之不得以諸象力挽亦不動遂就樹下焚之身盡樹叟翁鬱勒曰詳觀斯集擅于理者偏于事堯封潛曰忽然非次聞之諸人盡驚愕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手持圓鑑直造僧伽前僧伽



問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祖曰諸佛大圓鑒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勒曰側跳上山巔堯封潛曰更不再勘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沘付闍夜多已卽于座上以指爪務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勒曰不願再見堯封潛曰問他繼嗣何人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月氏國王聞師德風躬詣問沘修敬已請開演祖曰大王來時好道去亦如來時勒曰只得七成堯封潛曰不是一劫兩劫得休

二十一祖波修盤頭尊者對闍夜多曰我憶念七劫前承師智者月淨之誨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勒曰罄捨衣資設齋堯封潛曰爲人師匠大不易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因西印土國王得度請問沘夢祖曰佛沘能具七事沘三物乃可學王問三物七事祖曰所沘三物貪瞋癡所具七事大慈歡喜無我勇猛饒益降魔無證人所以明了不明了以此耳勒曰坐是濫食堯封潛曰拄杖頭撥着一箇會佛沘底人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與師子比丘語已忽指東北

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見黑氣五條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師子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季北天竺國有難起要在汝身勒曰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肖堯封潛曰脫得髑體裡意想畱他挂搭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與禪定師達磨達論義達磨達詞屈遂作禮曰我于學道皆虛勞耳尊者幸有以教我殷勤哀請祖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真解脫勒曰莫取次發言吐氣堯封潛曰古人所以有目睫之論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當生便拳左手季二十終未能舒二十四祖觀之卽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祖遂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勒曰決定決定堯封潛曰白日抵燈仔細看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一日與東印土王堅固同車而出嬰珞童子稽首于前祖曰汝憶往事麼曰我念往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顧王曰此大勢至菩薩也繼後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土一人緣在震旦九季却返此方卽以昔因故名爲般若多羅勒曰長安道上



袞袞地堯封潛曰爭出他名身句身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告菩提達磨曰如來以正  
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于我我今囑汝聽吾  
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  
界起勒曰日月佛月面佛堯封潛曰如是經百千萬  
億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  
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有僧神光  
詣祖參承值大雪先夜侍立遲明積雪過膝立愈恭  
祖過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

惟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群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  
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  
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先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  
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  
爲忘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遂因與易名曰  
慧可勒曰鹵莽底相知玲瓏底相訝堯封潛曰相續  
也大難

慧可問從上法印可得聞乎祖曰匪從人得可曰我  
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  
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勒曰畜生畜生堯封潛

曰喏喏

又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勒曰這裡別有個道處堯封潛曰掇不轉個副面孔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鄴都化導四衆皈依三十四載遂韜允混跡變易儀相或入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或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非關汝事勒曰堂中祇空第二位堯封潛曰難更改

三十祖僧粲大師謂道信曰有人借問慎勿道我處得來勒曰此是第三段義堯封潛曰蓋千季餘矣

又信心銘末曰信心不二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勒曰爭傳誦之堯封潛曰禪子相等而來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因唐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辭謝前後三返第四返命使曰如果不起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回以狀聞帝彌欽重勒曰決定不流至第二念堯封潛曰夏勿疑也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旣以衣法付六祖末上囑曰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勒曰還具見聞覺知否堯封潛曰黃河如帶泰山若礪



三十三祖慧能大師印宗問曰久聞黃梅衣汾南來莫是行者否祖曰然印宗作禮請衣鉢出示大衆令瞻禮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祖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勒曰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堯封潛曰扶得起好手

七月八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勒曰風高月冷堯封潛曰不能入拔舌地獄

三十四祖南嶽懷讓禪師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骨善威儀常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勒曰齧草含煙堯封潛曰龍鍾橫集

師一日問衆曰道一在江西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個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太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語言記將來僧太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曰自從胡亂後

三十季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勒曰如何斯言獨能見欺堯封潛曰舉目有江河之異

三十五祖江西道一禪師僧問爲甚麼說卽心卽佛師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後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不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曰且教伊體會大道勒曰將無播朱紫之豔色堯封潛曰登城不指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勒曰三揖而後至階堯封潛曰不獲侍座

三十六祖百丈懷海禪師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

不道餓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勒曰恤病討貳堯封潛曰爭免口過

一日僧問抱璞投師請師一鑑師曰昨夜南山虎咬大虫曰不謬真詮爲甚麼不垂方便師曰掩耳偷鈴漢曰不遇中郎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僧曰蒼天蒼天師曰得與麼多口曰罕遇知音拂袖便行師曰百丈今日輸却一半勒曰豈例是沙門堯封潛曰是玉真大奇

三十七祖黃檗希運禪師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



不消一捏勒曰師徒不煩堯封潛曰所以平生親舊唾聞諱見

一日上堂曰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大師正法眼者止兩三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勒曰便須露布個道理堯封潛曰尚忍言之三十八祖臨濟義玄禪師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于此建立黃檗宗旨勒曰無由造敬堯封潛曰三月護生

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叅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

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勒曰兩頭三緒堯封潛曰如今論季論月

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搗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谷拽師下禪牀却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喝拽谷下禪牀却坐谷便出勒曰不由至公大義而起堯封潛曰古有之乎

三十九祖興化存獎禪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卽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卽不點勒曰中人已下指其迹堯封潛曰使天下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

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汰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汰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勒曰道自是難復堯封潛曰就之以中庸四十祖南院慧顯禪師上堂曰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勒曰提其身而命之耶堯封潛曰亦不敢自出意見

一僧纔入方丈以手指曰敗也師乃拈拄杖度與僧僧纔接師便打勒曰禮不筋力老于敢侮堯封潛曰驅而率之

四十一祖風穴延沼禪師上堂曰若立一塵國家興盛野老輦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于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于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勒曰當得住山事也無堯封潛曰茫乎前聖已遠

一日示衆曰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莫自拘于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總饒句下



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勸汝諸人應是從前依他見解  
明昧兩岐凡聖疑情一時埽却直教個個如師子兒  
哮吼一聲壁立萬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卽瞎却渠  
眼勒曰患沙渾水投土益之堯封潛曰大抵賢聖發  
憤之所爲作也

四十二祖首山省念禪師常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  
君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着靴水上立咄哉巧女  
兒獺梭不解織看他鬪鷄人水牛也不識背陰山子  
向陽多南來北往意如何若人問我西來意東海東  
面有新羅勒曰螭首龜趺揭于天衢堯封潛曰七世

之廟可以觀德

四十三祖汾陽善昭禪師上堂曰夫說法者須具十  
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縑素不分不能  
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  
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  
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  
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叅四同真智五同徧普  
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  
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  
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個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

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參那個同大事何物同一質  
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來未有  
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  
珍重勒曰觸體吐氣堯封潛曰癸卯廻輪節目張  
四十四祖石霜楚圓禪師平生以事事無碍行心  
凡聖所不能測室中晏坐橫刀水盆之上旁置艸鞋  
使來參叩者下語無有契其機者勒曰未詳利害之  
原也堯封潛曰已徧天下也

四十五祖楊岐方會禪師室中問僧栗蓬你作麼  
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勒曰必速戾于厥躬堯封

潛曰三角九尾四肩六足

四十六祖白雲守端禪師示衆曰若端的得一回汗  
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  
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却被一莖艸蓋却且道作麼  
生得汗出太勒曰敢輒布區區堯封潛曰切忌濫觴  
時

四十七祖東山泐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胸  
跣足曰如何是恣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  
釣魚船上謝三郎勒曰惡情惊堯封潛曰寧貧賤輕  
世而肆志



一日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瀉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師曰何不問恁眼下事曰畱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勒曰昭昭其永垂堯封潛曰人腰水心之劍家給火耕之田

四十八祖昭覺克勤禪師入東山演祖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消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季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品所能造詣吾助汝喜勒曰五日觀于春山之上堯

封潛曰將謂有車轍馬跡

一日到首座寮因說密印長老四年前見他恁麼地乃至來金山隱座也祇恁麼地打一個回合了又打一個回合祇管無收殺如何爲得人恰如載一車寶劍相似將一柄出來了又將一柄出來祇要搬盡若是本分手段拈得一柄便殺人太那裡祇管將出來弄勒曰一衆遠立堯封潛曰懷安敗名四十九祖虎丘紹隆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裡因甚不肖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勒曰打硬作模作樣堯封潛曰換副舌頭

五十祖天童曇華禪師上堂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眼見如盲口說如啞蘇州人歎常州人打野大宋國裡只有兩個僧川僧浙僧其他盡是子淮南子江西子廣南子福建子豈不見父慈子孝道在其中矣勒曰取次用心堯封潛曰經三大阿僧祇劫

五十一祖天童咸傑禪師上堂曰一個葫蘆纔倒地滿地葫蘆盡傾倒欲識單傳直指禪今日闢奏得恰好勒曰入粟受爵者難構堯封潛曰膈膊膊雄鷄鳴磊磊落落垂天星

五十二祖臥龍祖先禪師上堂曰如何是禪闍浮樹在海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只要心傳畢竟如何是禪禪勒曰悔不剩得堯封潛曰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五十三祖徑山師範禪師上堂曰若論此事直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碍所以有時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勒曰當舉衡石以正輕重堯封潛曰曆數在躬

五十四祖仰山祖欽禪師住龍興上堂曰一見便見



一得永得展手曰撒開兩手大家看畢竟明明是何物潭州內外有一十八座城門白日行人千千萬萬一任東西南北勒曰政有所伸也堯封潛曰洪範九洛風角鳥鳴

五十五祖天目原妙禪師普請上堂曰禪不在參道不在悟動轉施爲山嶽鼓舞孟八郎漢便恁麼太爭似西峰搬石運土勒曰不有怨也堯封潛曰追維疇昔如何可忘

五十六祖天目明本禪師示衆曰瞻在前忽在後竹鷄晝啼華鯨夜吼未了聽一言如今誰動口勒曰殊

出而共趨也堯封潛曰刻玉符者也

五十七祖聖壽元長禪師上堂曰貴買廬陵米大做鐵餽餽普請諸禪流堂中自吞啗阿呵呵聊表殷勤莫嫌冷淡勒曰以其能相勝乎堯封潛曰古者不下堂而見諸侯

五十八祖萬峰時蔚禪師久叅三不是因緣一日聞舉瀉山踢倒淨瓶忽悟乃曰當日若還親看破如何不進劈胸拳勒曰厥功懋哉堯封潛曰得其人則振之也

五十九祖萬峰普持禪師一日問慧岳心不是佛智

不是道汝云何會出近前問訊叉手而立師呵曰在此許多時還作這個見解勒曰亦非人之能也堯封潛曰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六十祖東明慧岳禪師呈解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勒曰輒生惆悵堯封潛曰敢稽首布之

六十一祖東山永慈禪師于岳和尚兩掌下開悟乃展具珍重禮三拜而立岳曰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祇見得這僧勒曰不必闍黎堯封潛曰使客舍灑掃以待

六十二祖高峰智瑄禪師久參東山慈和尚付恣偈未有殺活拈來總現成之句勒曰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堯封潛曰日精月華吞霞服氣

六十三祖金陵本瑞禪師參瑄和尚瑄問曰甚處人師曰四川瑄豎起拳曰四川還有這個麼師曰無瑄曰因什却無師曰非我境界瑄曰如何是你境界師曰不識瑄曰汝豈不是著空師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瑄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第一種師拂袖便出勒曰老硬作禪和堯封潛曰一日復一日

六十四祖玉泉明聰禪師一日聞馬嘶豁然大悟乃



曰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勒曰敢不遠千里望風以來堯封潛曰何必華山之騷耳

六十五祖圓通德寶禪師上堂拈起拄杖曰有麼有麼一僧作禮師勞脊便打曰多口作麼曰某甲一言未措師復打曰再犯不容勒曰如斯爭奈何堯封潛曰豈是磨稜合縫底道理

六十六祖禹門正傳禪師常舉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辨驗方來三十年衲子士大夫罕契其機勒曰迸散十斛堯封潛曰是風之始也

六十七祖天童圓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灑的的大

意師搔頭曰老僧頭癢曰還有奇特也無師展兩手勒曰絕毫絕釐如山如岳凡封潛曰震旦無別路六十八祖三峯瀉藏禪師小衆曰機先一向是汝諸人安身處先機一着是汝兩人立命處其間左之右之或伸或縮是汝諸人踏脚處末後一句是汝諸人出頭處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勒曰若人辨得天下橫行堯封潛曰不圖東天一隻西天一隻

聖述

通鑑紀事本末

卷

出與風水善信人卦應主會憐曰若人獲爵天不贊  
之短中短辭長必諸人觀觀末辭一曰長必諸人  
人必良誠夫贊一善長必諸人立命誠其間立之否  
六十八脈三峯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  
憐曰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  
意謂巖巖曰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  
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

南嶽勒古後序

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年天日交差一周天地開闢久  
矣其經歷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年者凡幾若使創者  
必在前襲者必在後則時遞而降各循前跡鴻荒以  
後天地何賴伏羲以上非無文字至于伏羲而文字  
立故伏羲文字天地之一開闢也軒轅以上非無甲  
子至于軒轅而甲子定故軒轅甲子天地之一開闢  
也當堯之時日在元極九州波濤于是整頓名山大  
川禹貢乃作故陶唐治水天地之一開闢也此以明  
創者不必在前襲者不必在後也震旦禪宗少室創



之大機大用江西創之自臨濟創統汾州十智一創  
東山昭覺泐式各一創至我天童三峰掃蕩建立各  
一創天下靈岳身集大成泐運開闢前起丙子到于  
今三十年拓萬古之心胸達磨以來震旦第六創而  
南嶽勒古則又一創也南潛涼薄慄然懼不能少裨  
益前人而命之同勒承命慚惕敬以禪宗之重賴于  
開闢者告天下後世爲泐準任堯封寶雲院嗣泐門  
人南潛謹書



跋

先老人舉黃檗和尚曰真舍利難見但以指撮盡妙  
高峰爲微塵卽見真舍利老僧道也不消費許多力  
尋常吐出言句字字如金剛堅能壞一切一切不能  
壞是真舍利明乎此而老人闍維獲設利羅及寶琉  
璃相其淺焉者也臨濟祖曰一念清淨心光是屋裏  
泐身佛一念無分別心光是屋裏報身佛一念無差別  
心光是屋裏化身佛明乎此而老人闍維放大光明  
現種種奇特其淨焉者也非淺無以表甚深非小無  
以見廣大此當世大人君子樂得而踴躍稱述之一

撰述  
時親見親承者樂得而昭告天下後世其卽因之以見老人真舍利  
見老人真舍利  
舍利真光明乎  
明乎其不卽因之以見老人真  
誦贊之具心眼者

癸丑春中日靈品嗣法門人式謙稽首

靈巖大和尚誄詞

并序

粵自迦文演教飲光微笑以拈花少室傳心慧可求聞而斷臂以至馬駒踏殺天下淳沱喝破羣迷三千年間禪機正令如絲髮之引千鈞四大部洲法本性源若醍醐之灌大海總之能仁示現應化無方涅槃妙心不可思議金棺掩曜雙趺升忉利之天龍樹收光三昧變風輪之火西天東土各著靈竒從來未有如我和尚之放大光明變瑠璃像爲鷲窟真丹得未曾有者和尚以大丈夫而出世擔荷如來以人天師而授衣持衡梵璽當祖印衰微之際單提第一



義以定綱宗丁魘外盛行之時嚴示六不容而正法  
眼爰自夫椒迄於南岳獨踞法王之座鏡六度於昏  
衢廣開甘露之門導羣生於慈海三玄三要臨濟  
之鑪錘大用大機兼雲門之作略晚愛研山之嶺結  
爲選佛之場七十二峯峰迎笑萬六千頃頃頃回  
波是以層巒疊嶂竹翠松青四戶八窓風和月朗天  
花散地敷妙義於三乘水月澄空暢真詮於八部用  
使天人四衆共樂勝因吳楚諸方盡沾法乳爾乃沐  
浴更衣離塵順寂安心已竟知境智之雙忘撒手懸  
崖証廓然之無聖茶毘之辰緇素雲集幡花蔽日螺

唄彌天頂現白毫閃爍徧空金色烟浮紫蓋碎訇大  
地雷車已乃氤氲燦爛輝曜山谷啟龕頂齒不壞血  
肉悉化琉璃珊瑚寶相乍出龍宮樓閣香雲似遊天  
表覩聖燈之普照獲舍利以常鮮嗚呼靈峰返駕捧  
隻履以徒悲汰相歸空望雙林而不見斯固内外人  
天異聲同嘆者矣某學遜裴休親承黃檗之教才非  
楊億欽遲廣慧之風自慚入室以升堂敢曰心空而  
及第苦以王事于役未及親見涅槃乃和尚接引情  
深遙囑承當大汰遺書勸勉監拂揚椎一諾一呼且  
喜且懼嗚呼泐潭已矣敬拈一瓣之香花藥依狀略

致寒泉之薦哀恫莫伸製爲斯誄其詞曰 觀史天  
空少林日永非風非旛仁者心動一花五葉繇梁迄  
宋迨我靈岳單傳道統傳佛語心爲世所欽規遵百  
丈文如寂音名山靈岳揮塵披襟四十年間道行東  
印獨踞雄峰勇猛精進如星月光如霆霹靂震中一外  
融弘此宗風四禪身定一喝耳聾萬古臨濟千秋退  
翁我性如鏡真身就燃火光三昧月輪滿天舍利千  
粒壁合珠圓琉璃寶相輝騰梵言自瞿曇氏歷百千  
祀洎我宗師其法再起巍巍堂堂光我南紀伊予鈍  
置欽仰光明謬肩大沴敢負平生人天悲淚抒寫哀

情堯封霽雪吳城水月一葦杭之至於鶯窟合掌白  
言多寶湧書堂名大鑑庵名明白視此誄言光我佛  
國

康熙歲次壬子仲冬

佛子慕天顏頓首拜撰



靈岳退翁老和尚化琉璃讚

靈岳退翁老和尚敷教南天傳心東印全提正令直  
接曹溪大宗獨燄禪燈允是三峯的派四十載僧臘  
毫端廣現蓮華三千年傳衣舌上普施甘露岳雲湘  
月杖頭擔出乾坤越水吳山脚下橫開世界年以愚  
鈍之姿親承警咳旬宣之暇瞻仰威光固已領受鑪  
錘歸依沕寶久矣今和尚以九月二十七日沐浴更  
衣跏趺而逝十九日荼毘有大聲如雷震動山谷聖  
燈散布上徹雲霄頂裊金光文成五采獲舍利細大  
無美血肉化成琉璃寶色現種種特殊相頂齒不

壞腸盤已字此雖金棺垂化雙趺升忉利之天雪壁  
專修一葦渡西來之教不是過也入塏之際皓雪彌  
天擔雪而來擔雪而去來明白心跡雙清湖山縹緲  
恒曳杖以逍遙林壑幽深每經行而宴坐和尚雖  
亡猶不亡也翁友余懷作爲九頌年覽觀感嘆踴躍  
瞻禮爰製斯讚讚曰大光明幢赫赫南岳機鋒決驟  
顯氣磅礴函蓋乾坤包含橐籥爲大醫王應病與藥  
漫浪江湖棲遲泉壑凡聖兩忘人境俱奪直指單傳  
無相無作潛行密用立亡坐脫一綫香光九枝瓔珞  
霧結幡幢雲成樓閣舍利晶圓琉璃煜灼鐘鼎環珮

光談磊落爲佛垂手爲鵬企脚馬鳴龍樹神奇所託  
金剛不壞解粘去縛峯畢堯峰峻擬衡霍鸞嶺高寒  
鷄山寥廓百代祖庭諸方輾轢道繼先師泐傳後學  
泐海性源精微廣博萬古靈品讚嘆踴躍

泐弟子佟彭年謹製



靈巖九頌自序

昔宣州慶閑禪師示寂太守欲留全身僧利儼曰遺  
言令化闍維之日雲起風作煙燄所至四十里草木  
沙礫之間皆得舍利蘇子由欲作記而疑其事方病  
疴有訶者曰閑師事復何疑哉疑卽病矣夢中作銘  
醒復疏之湛堂準禪師闍維得舍利品圓光潔睛齒  
數珠不壞其徒大慧杲禪師走荆南謁張無盡求煇  
銘無盡曰聞準老眼睛不壞是否師曰是無盡曰我  
不問這眼睛師曰問甚麼眼睛無盡曰問金剛眼睛  
師曰若問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無盡曰若如此

老夫爲他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去也遂著銘夫子由之疑疑其神竒也疑則病病則夢夢中作銘疑情終未盡也卽無盡之問金剛眼睛亦豈真能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也哉余旣無子由之疑又不敢自謂筆頭上有金剛眼睛但以今日茶毗之惟特神竒證和尚平生之真實平淡記而頌之使天下有眼睛之人信受不疑各各點出光明卽和尚之光明照天照地照古照今照徹三千大千世界也嗚呼豈不偉哉

江左余懷纂

靈巖九頌

天闕山樵余懷製

靈巖法堂頌

靈巖退翁和尚臨濟嫡孫天山真子百提方印十坐道場透三玄三要之綱宗續六度六塵之慧命雲門氣宇如王鉗錘莫二風穴壁立千仞棒喝凜然慈悲利物直須收取猫兒究竟涅槃無端跳出師子本是瀟湘釣客允稱天下宗師作靈巖法堂頌第一  
巍峨寶座獨踞靈峰滄沱真脈楊岐正宗衆流截斷爲六不容赫矣鴻範皇哉大雄



撰述  
忠孝頌

仲尼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和尚之學也洪覺範曰孝以事師忠以事佛此和尚之心也嚴君平曰與臣言依於忠與子言依於孝此和尚之教也儒耶佛耶曰忠曰孝作忠孝頌第二

稽首南岳日面月面陟彼白琅報慈報善滅沒海鷗廻翔峰雁皎日秋霜斯言可踐

文字語言頌

教外別傳不立語言文字此達磨西來之旨也然文章如日星之麗天語言如雷霆之震世聖賢佛祖賴

以傳心豈可廢乎昔歐陽永叔李泰伯正效昌黎闢佛而明教嵩禪師正宗一記聳動朝廷懾服卿宰則文字語言之效也今和尚文章絕古今言語妙天下辟彼須彌高不可踰等之法海深不可測秀媚精進追覺範於石門敏捷光明踵慧顒於南院作文字語言頌第三

文統道統誰其荷之有言無言誰其識之鼎也柱頤赤頭白髭惟吳靈巖一字之師

聖燈頌

和尚以九月二十七日申時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山

中之人見紅燈數十百對排列輝煌向南而行包孝  
廉朗威親見之爲余說及茶毘之夕復現明燈彌天  
蔽野嗚呼此峨眉聖燈文殊之所示現也作聖燈頌  
第四

三定七支含輝匿曜放大光明九幽普照惟日月鐙  
洞燭塢廟清現兜羅凌雲一笑

舍利頌

迦文<sub>於</sub>復金剛舍利此後西天諸祖如脇尊者迦  
毘摩羅婆舍斯多不如蜜多東土禪師如巖頭禪  
泉大道蘭布視明教嵩真淨文五祖演并闍維而得舍

利百代叢林傳爲法寶我和尚憫茲<sub>於</sub>穢宅拯彼欲流  
現大神通入火光三昧十九日茶毘于紫金光聚中  
得細大舍利無算作舍利頌第五

熊熊寶燄灼灼珠精龍成五采鳳舞王庭雹飛宿海  
花散香城金剛不壞至道所凝

聲光頌

昔清嚴禪師臨終大吼其聲如雷西天東土放光者  
不乏其人我和尚茶毘之日有綠光一線出頂門五  
彩星光旋遶須臾香薪燼煙燄息從空發光光中起  
大聲如雷車砰訇達於九天中有白光作滿月輪金



光堆湧五色交變最後大聲再震舍利羣飛繁若星  
殞緇白聚觀歎未曾有作聲光頌第六

堅固力持香傳薪燼光被四洲聲揚五印開甘露門  
布天龍陣萬字千輪乘時奮迅

化琉璃頌

堯封月函和尚記曰二十一日發土龕四壁青珠蟻  
集細如粟中如梧桐子至大如桃核化成琉璃寶色  
布射其結相最殊特者爲琉璃盤腸如鐵爲琉璃菩  
薩垂手之像爲琉璃小玉山班班然爲琉璃積樹葉  
相縱橫然復有爲琉璃懸瀑形色或爲翡翠爲鶴頂

紅亦爲枯木爲白雲爲葡萄淡紫爲碧爲緇爲黃華  
爲緣蒲襪色精瑩洞徹非金非石又曰所見有如天  
柱立者或如蒼松枝或得琉璃肺葉如蓮華解其瓣  
爲瑟瑟碧珠或爲虎形文成五采或爲雲中日或  
得青琉璃寶鼎余瞻禮贊歎得未曾有作化琉璃頌  
第七

夜鼓玉琴朝翔紺馬如雷如電震耀盲啞瓊島煙迷  
神樓霧寫多寶如來從天而下

堯封塢頌

和尚自定塢基於上堯封妙高峰頂正面太湖羣山

環拱樹杪依稀螺髻一尖望如點黛者崑山玉峰也  
披胸垂手鳳舞龍飛洵湖山之全局爲百世之祖庭  
作堯封堦頌第八

巖巖高峰羣巒環拱洞庭始波木葉微動綿藐赤鳥  
歲隼朱鳳天在山中萬年傳頌

寶雪頌

和尚以十月二十七日酉時入堦先一日朔風怒號  
天宇沉黑午夜則明星滿天霜月在地樹石皆肅然  
聳立入堦之際風日和朗人天歡悅須臾夕陽凝紫  
陰雲翳空微見晶珠飄灑迨夜則雪花如掌萬山綽